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五

仁宗皇帝

茶法

十三場利害

天聖元年正月國朝惟川陝廣南茶聽民自賣買禁其出境餘悉榷犯者有刑在淮南則蘄黃廬舒壽光六州官自為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採茶之民皆隷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其租餘官悉市之其售於官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百姓歲輸稅者亦折為茶謂之折稅茶總為歲課八百六十五萬餘斤其出鬻皆就本場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

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杭蘇明越婺處温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則荆潭鼎澧鄂岳歸峽八州荆門軍福建則建劍二州歲如山場輸租折稅餘則官悉市而斂之總爲歲課江南千二十七萬餘斤兩浙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皆轉輸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爲軍曰蘄口爲六榷貨務凡民鬻茶者皆售于官其以給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劵商賈之欲貿易者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劵隨所射與之謂之交引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入金帛計直予茶如京師凡茶入官以輕估其出以重估縣官之利甚博而商賈轉賣于西北以至散于四裔其利又特甚焉縣

官鬻茶歲課緡錢雖贏縮不常景德中至三百六十餘萬此其最厚者也然自西北宿兵既多饋餉不足因募商人入中芻粟度地里遠近增其虛估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象齒謂之三稅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廣儲峙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錢得券則轉鬻于民茶商或京師坐賈號交引鋪者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趣邊備日蹙茶法大壞景德中丁

謂為三司使會計其得失以為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為至論厥後雖變而救之然不能無獘

已上據本志

癸亥詔曰三路軍儲出于山澤之利比聞移用不足二府大臣其經度之乃命三司使李諮御史中丞劉筠入內副都知周文質提舉諸司庫務王臻薛貽廓及三部副使較茶鹽礬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計置司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纔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緡

錢實十三萬除九萬緡為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因請罷三稅行貼射之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户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實錄三月辛卯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予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致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户過期而輸不足計者所負數如商人入息舊輸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之實錄三月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先是天禧中詔京師入錢八萬

給海州荊南茶入錢七萬四千有奇給真州無為蘄口漢陽并十三場茶皆直十萬所以饒裕商人而海州荊南茶入錢七萬四千有奇給真州無為蘄口漢陽并三十場茶皆直十萬所以饒裕商人而海州荊南茶善而易售商人願得之故入錢之數厚於他州其入錢者聽輸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十三場法又募入錢六務而海州荊南增為八萬六千真州無為蘄口漢陽增為八萬會要三年五月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增其直以錢一萬為率遠者增至七百給券至京師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實錄五月甲子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

相爲輕重以絶虚估之弊朝廷皆用其說

李諮等新立見錢法實録分載數處今悉從本志就正月癸巳初命官日并書之朝廷用其說乃三月辛卯今亦并書實録分載有詳有畧今參以會要則本志所去取蓋得之不可不從也

三月辛卯始行淮南十三場貼射茶法

茶法已具正月癸巳初命官時今從本紀特書此以表事始

天聖二年七月壬辰遣殿中侍御史王碩内殿承制朱緒點撿山場所積茶初朝廷既用李諮等貼射法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斬輕爲輕重而論者或謂邊糴償以見錢

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會江淮制置司言茶
有滯積敗壞者請一切焚棄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
置司令碩等行視既而諮等條上利害且上言嘗遣官視
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州為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六千
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給茶皆直十萬蘄州市茶本錢視
鎮戎軍粟直及亡本錢三之一所得不償其弊在于茶與
邊糴相須為用故更今法以新舊二法較之乾興元年用
三稅法每券十萬茶售錢萬一千至六萬一千香藥象齒
售錢四萬一千有奇東南緡錢售錢八萬三千而京師實
入緡錢七十五萬有奇邊儲芻二百五萬餘圍粟二百九
十八萬石天聖元年用新法二年茶及香藥東南緡錢每

給直十萬茶入實錢七萬四千有奇至八萬香藥象齒入錢七萬二千有奇東南緡錢入錢十五萬五百而京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六十萬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舊以虛估給券者至京師為出錢售之或折為實錢給茶貴賤從其市估其先賤售于茶商者券錢十萬使別輸實錢五萬共給天禧五年茶直十五萬小商百萬已下免輸錢每券十萬給茶直七萬至七萬五千天禧茶盡則給乾興已後茶仍增別輸錢五萬者皆為七萬並給耗如舊俟券盡而止如此又省合給茶及香藥象齒東南緡錢總直緡錢一百七十一萬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計為緡錢六百五十餘萬異時邊儲

有不足以給一歲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滯積之弊其制置司請焚棄者特累年敗壞不可用者耳因言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于復故欲有以搖動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為游説願力行之無為流言改易于是詔有司榜諭商賈

實録但于此記遣使視積茶并四年三月甲辰附見賜典史銀絹事餘皆無之今并從本志會要亦無遣使視積茶及李諮等條上利害榜諭商賈賜銀絹事不知何也

三年八月李諮等既條上茶法利害朝廷亦榜諭商賈以

推行不變之意然論者猶爭言其不便辛未命翰林侍讀學士孫奭知制誥夏竦同工部郎中盧士倫殿中侍御史王碩如京使盧守懃再加詳定

實錄但命奭竦二人此從本志士倫是年三月以工部判度句尋改工中陝漕十月以度句爲户副

十一月乙卯孫奭等言十三場茶積未售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茶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麤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户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户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姦人侍貼射爲名彊市盜販侵奪官利其獘如此不可不革請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而商人入錢以售茶者宜擾之請凡

入錢京師售海州荆南茶者損為七萬七千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者損為七萬一千皆有奇數入錢六務十三場者又第損之給茶皆直十萬庚辰詔從奐等議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三稅法舊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榷貨務錢償之

本志云十月遂罷貼射法恐脫誤今從實錄

四年三月甲辰前權三司使李諮落樞密直學士兼領計置司劉筠王臻范雍蔡齊俞獻可姜遵周文質各罰銅三十斤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各罰一月俸先是入內押班張德明傳宣下御史臺鞫三司孔目官王舉勾覆官勾獻等云云各及未改茶法時不折虛實

錢而妄稱賣茶訟增一百萬餘貫以覬恩賞朝廷以為然遂賜衆等銀五十兩絹三十疋士遜等坐不合以衆等狀施行故及於罰詳定所孫奭等皆釋之　閏五月初李諮等變法使茶園戶負歲課者如商人入息從不能償至是太湖等九場凡逋息錢十三萬緡詔悉蠲之　七年三月甲申上封者言天下茶鹽課虧請更議其法帝以問三司寇瑊瑊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給於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民困於餽運更法豈可數更帝然之　景祐元年九月丁巳樞密院副使李諮言天聖初行新定茶法而議者沮毀之吏人王舉等皆坐黜配今三司言歲課益虧請復用天聖初所定法舉等願為

非京乞與優叙之詔梁等先依三司出職例各遷一資詔須在三司陝西緣邊數言軍食不給度支都內錢不足支月倖太后憂之命輔臣與諮經度其事諮以謂舊法商人入粟邊郡算茶與犀象緡錢爲虛實三估至用十四錢易官錢百坐困三司乃謂變法以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爲輕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利怨謗蜂起諮尋以病請外相繼坐變法謫絀踰六年乃再入三司遂登西府時三稅法寖耗日甚議者皆言諮前在被譴絀將復用見錢法故諮先有是請　三年正月戊子命知樞密院事李諮參知政事蔡齊三司使程琳御史中丞杜衍知制誥丁度同議茶法諮以前坐變法得罪固辭不許三司使孫居中等言自天

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復類軋興以前寂耗
縣官請復行見錢法度支副使楊偕亦陳三說法十二害
見錢法十二利以謂止用三税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贍一
歲邊計故命諮等更議仍令召商人至三司訪以利害
　楊偕以此月壬寅始自度支副使除河北都漕今末也
　本志即稱都漕蓋誤矣
三月摧判戶部勾院葉清臣請弛茶禁以歲所課均賦城
郭鄉村人戶其疏曰山澤有産天資惠民兵食不充財臣
兼利草芽木葉私不得專封國置吏隨處立筦一切官禁
人犯則刑既奪其貲又加之罪黥流日報偷冒不悛誠有
厚利無貲既濟國用聖仁恤隱矜赦無辜猶將弛禁緩刑

為民除害度支費用甚大榷易所收甚溥刻剥園户資奉
商人使朝廷有聚歛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虚張名數刻
蠹黎元建國以來法弊輒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為國之
實皆商人協計倒持利權倖在更張倍求奇羨富人豪族
坐以賈贏薄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臣竊
嘗較計茶利歲入則以景祐元年為率除本錢外實收息
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及
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
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祇收稅錢自及數倍即榷務
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罷取又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榷
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臣意生民之弊有

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議者謂榷賣有定率征稅無槩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爲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出數錢人不厭取口景祐元年天下户千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爲產茶州軍内郭鄉又居五分之一丁賦錢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產茶州軍郭鄉村鄉如前計之又第損十錢歲計已支緡錢四十餘萬榷茶之利凡止五十餘萬緡經商收稅且以三倍舊稅爲率可得一百七十餘萬緡更加口賦之人乃有二百一十餘萬緡或更於收稅則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尠所聚逾厚比於官自榷易

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可察詔三司與詳究所相度以聞皆以爲不可行及嘉祐四年卒行之　是月李諮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舊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交引鋪爲之保任幷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爲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趣榷貨驗實立償之錢初孫奭等雖增商人入錢之數而猶以爲利薄故競市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寡縣官日以侵削京師少蓄藏至是諮等又請視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其入中增直亦視天聖元年數加三百諮皆許之又詔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景祐二年已前茶既而諮

等又言天聖四年嘗計陝西入中芻得茶者每錢十萬在所給券徑赴東南受茶十一萬一千茶商判之淨欲售陝西券故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并言商人輸錢五分餘爲置籍召保期年半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

輸五分錢召保立限見實錄康定元年正月今依本志附此

諮等後言爽等變法歲損財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至景祐三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緣邊十六州軍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戒約於是帝爲下詔戒勅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

三月癸巳復行見錢法罷交引壬申榷貨務給交引以
景祐二年茶五月勒陝西入中交引並赴京師十二月
禁豪商請託今並從本志聯書之
四年正月壬午命侍御史知雜事姚仲孫同詳定茶法詳
定茶法所請自今商人對買全買茶每一百貫六十貫見
錢四十貫許金銀折納從之　五月戊申命權三司使王
博文同詳定茶法　寶元元年正月上封者言自變茶法
歲輦京師銀絹易芻粟於河北擾配居民內虛府庫外困
商旅非便丙辰命權御史中丞張觀侍御史程戡右司諫
直集賢院韓琦與三司別議之　四月辛卯命翰林學士
晁宗慤內侍押班史崇信同議茶法　七月丁酉詳定茶

法所張觀等請入錢京師以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直十萬者又視景祐三年數損之爲錢六萬七千入中河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而詔又第損二千於是入錢京師止爲錢六萬五千中河北爲錢六萬四千而已　康定元年十二月詔三司使葉清臣言新茶法未適中請擇明習財利之臣別行課校上以號令數更民聽眩惑乃詔即三司裁定務優販者然亦卒無所變也

鹽法

定陝西池鹽法

天聖八年八月丙戌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與三司詳定陝西池鹽法[illegible]年月陝西解州解安邑兩池歲

為鹽百五十二萬六千四百二十九石五十斤以席計為
六十五萬五千一百二十席席百六十斤初以給京師及
西京南京京東之兖鄆曹濟濮單廣濟京西之滑鄭潁陳
汝許孟陝西之河中陝解虢慶成河東之晉絳慈隰淮南
之宿濮河北之懷洪衛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南者總府州
軍二十八皆官役鄉戶衙前及民夫謂之貼頭水陸漕運
禁人私鬻京西之襄鄧蔡隋唐金商房均郢光化信陽陝
西之京兆鳳翔同華耀乾涇原邠寧儀渭鄜坊丹延環慶
秦隴鳳階成保安鎮戎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北者總府州
軍三十七聽商賈販鬻官收其算並邊秦延環慶渭原保
安鎮戎德順九州軍又募人入中芻粟償以鹽凡通商州

軍在西京者爲南鹽在陝西者爲西鹽若其鹽池則爲東鹽各有經界防其越逸而三京二十八州軍官自輦鹽百姓困于轉輸頗受其弊有上書言縣官榷鹽得利微而爲害博兩池積鹽爲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校欲通商平估以售少寬百姓之力乃詔盛度王隨議更制度隨與權三司使胡則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官伐木造船以給輦運而兵民罷勞不堪其命今無復其弊一利也始之以陸運既差貼頭又役車戶貧民惰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又舟運河流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腿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國之錢幣謂之貨泉蓋欲使之流通而富室大家多藏鏹不出

故民用益困今得商人六十餘萬頗助經費四利也歲減
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丙申詔曰池鹽之利民
食所資中命近臣詳立寬制特弛煩禁以惠黎元其罷三
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
鹽兩池此據本志或云上書者王景也景嘗言池鹽之利
唐氏以來幾半天下之賦太宗時法令嚴峻民不敢私煮
煉官鹽大售真宗務緩刑罰寬聚斂私鹽益多官課日虧
景時為選人始建通商之策大臣咸言其不便太后力欲
行之謂大臣曰聞外間多苦鹽惡信否對曰惟御膳及宮
中鹽善爾外間皆食土鹽太后曰不然御膳亦多土不可
食或議通商何如大臣皆以為如是則縣官必多所耗太

后曰雖棄數千萬亦可耗之何害大臣亦不敢復言故命盛度等與三司計定利害卒行景策詔王蒲解之民皆作感恩齋此據司馬光記聞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之入官者耗矣 明道元年十二月庚申命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今詳翰林學士盛度侍讀學士王隨同議解鹽法天聖八年始聽解鹽通商行之一年歲入視天聖七年損緡錢十五萬明年又損九萬其後歲益耗故令詳等議之隨度皆初以通商為便者也 景祐元年二月丁未詔隨度各與一子官以嘗詳定解池鹽法也度自言放行解鹽三年收利種鹽二百七十五萬八千六百餘斤乞更於額內池廣課種造務令大段增剩故賞及之 慶歷二年正月

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芻粟者寡縣官急于兵食且軍興用度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力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人乘時射利與官吏表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大席為鹽二百三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朝廷知其弊戊午用三司使姚仲孫請以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秘閣校理范宗傑為制置解鹽使往經度之始詔從京師榷法宗傑請凡商人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為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華耀河中陝虢解

晉絳慶成十一州商賈官自輦運以衛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于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口貨易鹽趣蜀中以售詔皆用其說　四年二月乙未命知汝州太常博士范祥乘傳與陝西都轉運使程戡同議解鹽法從三司請也慶歷二年既用范宗傑說復京師榷法久之東南鹽地悉復榷量民資厚薄役令輓車轉致諸郡道路糜耗役人竭產不能償往往棄甽畝捨妻子亡匿東鹽

凡通商州軍在京西者為南鹽在陝西者為西鹽若禁鹽池則為東鹽

則盛置卒徒車運抵河而舟寒暑往來未嘗暫息闗內騷然所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

皆為虛估騰踴至數倍歲費京師錢幣不可勝數帑藏益虛詳本關中人熟其利害嘗以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可歲支度支緡錢數百萬乃畫策而獻是時韓琦為樞密副使與知制誥田況皆請用祥策故有是命

本志云會祥以喪去按祥明年三月壬午乃自知華州除提舉坑冶鑄錢其以喪去實在此後行狀亦云本志誤也八年十月乃復用祥當時祥與戩議不合故以祥知華州明年三月除提舉坑冶鑄錢始遭父喪去爾

八年十月丁亥屯田員外郎范祥提點陝西路刑獄兼制置解鹽祥先請變兩池鹽法詔祥乘傳陝西與都轉運使

共議時慶歷四年也已而議不合祥尋亦遣去及是祥申前議故有是命使自推行之其法禁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恣不問罷并邊九州軍入中芻粟第令入實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南鹽第優其估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為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又以延環慶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烏白池姦人私以青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鹽與券優其直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鹽之禁並邊舊令入中鐵炭瓦木之類皆重為法以絶之其先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悉計直使輸虧官錢

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陽陝虢解晉絳濮慶成廣濟官仍鬻鹽須商賈流通乃止以所入給錢市並邊九州軍芻粮榷貨務錢幣以實中都行之數年猾商貪賈無所侥倖關中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以爲便云 已上並據食貨志 皇祐元年十月壬戌遣戶部副使工部員外郎包拯與陝西轉運使議鹽法始范祥議改鹽法論者爭言其不便朝廷獨以爲可用委祥推行之於是侍御史知雜事何郯言風聞改法以來商旅爲官鹽長價獲利既薄少有算請陝西一路即目已虧損課利百餘萬貫其餘諸路比舊來亦皆損減賣鹽見錢甚妨交用兼陝西民間官鹽價高多以貴私鹽事敗刑禁頗口官私俱不爲經久何以施行緣事有百

利如可議變變不如前即宜仍舊況陝西調用多仰兩池
歲課今如此虧損向去必甚匱乏未免于朝廷乞支金帛
今改更日月未久為害猶淺速宜講求以救其弊欲望朝
廷指揮選擇明幹臣僚一員往陝西令與本路轉運使并
范祥面議利害如新法必不可行即乞一切且令復舊免
致匱乏調用浸久為害拯既受命即言臣前任陝西轉運
使備知鹽法自慶歷二年范宗傑建請禁榷之後差役兵
逃亡死損公人破蕩家業比比皆是嗟怨之聲盈于道路
前後臣僚累言不便乞復舊法通商以救關中凋弊有司
執奏議終不行昨因范祥再有起請兼葉清臣曾知永興
軍見其為患之甚遂乞依祥擘劃復用通商舊法令商人

於沿邊人納見錢收糴軍儲免虛擡貴價入中解鬭於榷
貨務大口官錢兼寬得諸般差擾勞役此乃於國有利於
民無害理甚灼然但以變法之初豪商猾吏悉所不樂而
議者沿其歲入課利稍虧於前橫有沮議乞復舊法舊法
誠善復之無疑但恐為害寖深兼且法錢累得數萬緡而
民力日困矣久而不勝其弊不免隨而更張是先有小利
而終為大害也若計其通商雖一二年間課利少虧漸而
行之必復其舊又免民力日困則久而不勝其利是有小
害而終成大利也且國家富有天下當以卹民為本今雖
財用微窘亦當持經久之利豈忍爭歲入數十萬緡不能
更延一二年以責成效信取橫議不惟令數有改易無信

於下而又欲復從前弊法俾關中生靈何以措其手足臣
細詳范祥前後所奏事理頗甚明白但於轉運司微有所
損以致異同耳臣固非憚往來勞費妄有聽說實亦為國
家惜其事體不欲徇一時之小利而致將來之大患也及
拯至陝西益主祥所變法但請商人入錢及延環等八州
軍鬻鹽皆量損其直即入鹽八州軍者增直以售又言三
京及河中等處官仍鬻鹽自今請禁止而三司以謂京師
商賈罕至則鹽直踴貴請得公私並貿餘則禁止皆聽之
沈括筆談云陝西顆鹽舊法官自搬運置務拘賣兵部
員外郎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
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

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異日輦車牛驢以鹽役死者歲以萬計冒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至是悉免行之既又鹽價時有低昂又于京師置都鹽院陜西轉運司自遣官主之京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則斂而不發以長下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法有定數行之數年至今以為利

三年冬十月己卯朔詔三司解鹽聴通商候二年較其增損以聞初包拯自陜西還力主范祥所建通商法朝廷既從之已而判磨勘司李徽之言不便乃下其事三司驛召范祥令與徽之及兩制共議而議者皆以祥為是故有是詔　皇祐四年十二月己亥度支員外郎范祥為陜西轉

運副使仍賜其金紫服以寵之　嘉祐三年七月壬辰復以度支員外郎范祥制置解鹽從三司使張方平及御史中丞包拯之言也

榷河北鹽

慶歷六年十一月戊子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方平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河北鹽務在滄濱二州滄州務三濱州務四歲課九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給一路舊并給京東之淄青齊三州淄青齊通商乃不復給自開寶以來河北鹽聽人貿易官取其算歲爲額錢十五萬緡上封者嘗請禁榷以收遺利余靖時爲諫官亟言前歲軍興以來河北之民揀點義勇強壯及諸色科率數年之間未得休息

臣嘗痛燕薊之地陷于北邊幾百年而民忘南顧之心者彼國之法大率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者太祖
皇帝特推恩意以惠河朔故許通鹽商止令收税今若一旦榷絶價必騰踴民苟懐怨悔將何及伏緣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税地不生五穀惟刮鹻煎之以納二税今若禁止使須逃亡鹽價若高犯法必衆近民怨望非國之福伏乞且令仍舊通商無輒添長鹽價以皷民怨其議遂寢

河北初議榷鹽實録不載余靖諫章獨存此奏及王拱辰奏立榷法時靖絀責久矣蓋先有建此議者靖論其不可故罷既而拱辰使三司復議舉行又為河北漕臣所沮而河北漕臣乃議增等拱辰更立榷法而張方平

亞奏罷之實録國史並踈畧今參取靖諫章及食貨志

并方平墓志修入

及拱辰爲三司使

拱辰是年正月戊子以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權三司

使

復建議悉榷二州鹽下其議于本路都轉運使魚周詢亦

以爲不可

本志以爲都轉運使夏竦誤也竦五年八月判并州六

年二月改大名拱辰十一月戊子罷三司使出知亳州

張方平代之方拱辰司政時竦無緣抑爲都轉運使據

何郯奏議爲都轉運使者乃魚周詢也王巖叟元祐初

奏議亦訣以魚周詢爲夏竦
且言商人販鹽與所過州縣吏交通爲獘所筭十無二三
請勅州縣以十分筭之聽商人至所鬻州縣併輸筭錢歲
可得緡錢七十餘萬三司奏用其策上曰使人頻食貴鹽
豈朕意哉於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也方平見上問曰
河北再榷鹽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再榷也方平曰周世
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
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
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榷之則鹽
貴彼鹽益售是爲我歛怨而使彼獲福也彼鹽滋多非用
兵莫能禁邊隙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

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之不可自下出也上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奉歼迎于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其後父老過詔書下必稽首流涕

食貨志云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民頓食貴鹽豈朕意哉下詔不許若三司之請則不復下詔令既下詔益已立法而未行墓誌當得其實今從之食貨志不載方平事益疎畧也

熙寧八年六月章惇又議榷鹽

易東南鹽

景祐二年十二月先是天禧初募人入緡錢粟帛京師及

淮南江浙荊湖州軍易鹽乾興元年入錢貨京師總爲緡錢一百十四萬會通泰煮鹽歲損所在積貯無幾因罷入粟帛第令入錢久之積鹽復多於是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荊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砂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配徙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輓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苫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困貧往往起爲盜賊其害如此願得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于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一石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

百萬石可得緡錢二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縻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時鹽漕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瞻國濟民無出於此時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為言即詔翰林侍讀學士宋綬樞密直學士張若谷知制誥丁度與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議可否皆以謂聽通商則恐私販肆行侵蠹縣官請制置司益造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後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荊湖州軍易鹽在通泰楚海真揚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詣縣鎮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增鹽予之并勅轉運使經畫本錢以償亭

户詔皆施行

此事據本志附見年末范仲淹以七月安撫江淮或可

附見七月末

康定元年十二月初明道二年後用天禧舊制聽商人入

錢粟京師而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及景祐二年三司

言諸路博易無利乃罷之而入錢京師如故

此據食貨志第四卷景祐二年詔而實錄亦無有今且

依本志附此

是歲又詔商人入芻粟陜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數予

之

此亦據食貨第四卷志云康定元年詔而實録亦無有

今且附此

會河北穀賤三司因請內地諸州行三稅法募人入中且以東南鹽代京師實錢詔糴至二十萬石止

此據食貨志第三卷其第四卷加數與東南鹽下又云河北用三稅法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錢即第三卷所書也第三卷所書稍詳今用之

給虔州鹽

嘉祐七年二月初江湖漕鹽既雜惡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民以魚鹽為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由是盜販者衆又販者皆不逞無賴捕之急則起為盜賊而江淮間雖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販鹽為事江西則虔州地

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鹽既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畢往往數十百為群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九州之地所至劫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格鬭至殺傷吏卒則起為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而虔州官糶鹽歲纔及百斤朝廷以為患自慶歷中廣東轉運使李敷王繇請運廣南鹽于南雄州以給虔吉數等即運四百餘萬斤于南雄州而江南轉運使初以為非便不往取其後户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復請運廣鹽入虔州江西亦請自具本錢取之皇祐五年始詔屯田員外郎施元長乘驛會江西廣東轉運使議利害至和初

元長與轉運使關詢元絳皆請如湛等議獨發運使許元
以為不可三司是元言遂止嘉祐中知連州曾奉先請商
人販廣南鹽入虔汀州所過州縣收其筭知汀州林東喬
請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鹽通商通判真州阮士龍請
毋運嶺外鹽入虔州第歲運淮南鹽七百萬斤至虔二万
斤至汀使民間足鹽寇盜自息虞部員外郎米沴請令虔
州增散蠶鹽錢知潮州呂璹知梅州王淑亦皆論其利害
或又請官自置鋪役兵卒運廣南福建鹽至虔州或請摧
虔州官鹽價以平其直論者不一朝廷嘗遣職方員外郎
黃炳乘驛會所屬監司及知州軍通判議于是炳等合議
以謂虔州食淮南鹽已久不可改第損近歲所增官估斤

為錢四十以十縣五等户夏税率百錢糴鹽二斤隨夏税
入錢償官繼命提點鑄錢沈扶覆視可否扶及江西福建
廣東轉運使虔州官吏請還江西漕船團為十綱以三班
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倉鹽既又命比部員外郎曾楷
詣廣南與監司復議通廣南鹽而轉運判官陳從益請即
惠循梅潮置五都倉貯鹽令虔州募鹽鋪户入錢二州趣
五倉受鹽還三州貿易所謂變私鹽為官鹽易盜賊為商
旅朝廷難之卒用炳扶等策然歲纔增糶六十餘萬斤先
是屯田員外郎蔡挺知南安軍嘗條奏利害至是擢挺權
提點江西刑獄使之制置挺令民首納私藏兵械以給巡
捕吏卒令販黄魚籠挾鹽不及二千斤徒不及五人不以

兵甲自隨者止輸筭勿補淮南既團新綱漕鹽挺增爲十二綱綱二十五艘錙袱至州乃發輸官有餘則以畀漕舟吏卒官復以半價取之由是減侵盜之獘鹽遂差善又損糶價歲課視舊額增至三百餘萬斤乃罷扶等所率糶鹽異時汀州人欲販鹽輒先伐鼓山谷中召願從者與期日率常得數百人已上與俱行至是州縣督責者保有伐鼓者輒捕送盜販者稍稍訖繇朝廷以挺爲能留之江西積數年乃徙久之江西鹽皆團綱運致如虔州焉

挺以二月辛巳權江西憲九月丙寅落權字治平元年四月庚寅理轉運使資序二年三月丙寅改陝西運副熙寧三年七月張頡論蔡挺指置視此畧不同今兩有

之

熙寧三年七月先是提點江西刑獄張頡言虔州地接嶺南官鹽鹵濕雜惡輕不及斤而價至四十七錢嶺南盜販入虔以斤半當一斤純白不雜而賣錢二十故虔人盡食嶺南鹽云云蔡口嘗議以鹽之雜惡皆舟人盜竊之弊然虔州經涉贛江三百餘里故令鹽船三歲一易增人二分舟人運鹽無欠負而有羨及百斤者支半價三運畢部押人轉為押官若使臣即得減磨勘二年故鹽不雜惡有羨歲賣至三百六十一萬斤增二十倍食者既衆不復以挑錢約配盜販衰息因挺去船口歲始易人因稍減賞亦漸薄挺之法十廢五六無賴佂冒之民稍集而官賣益虧兩

盡復舊規畫以杜姦盜　辛丑詔江南西路歲運淮南鹽十二綱赴虔州依嘉祐七年二月四日指揮運船三歲一易鹽有羨十分以五分價錢與梢工充賞部押人三年遷押官

錢幣

商州鑄大錢

真定元年十二月戊申屯田員外郎判河中府皮仲容知商州兼提點銅鐵錢事仲容嘗建議鑄大錢一當十既下兩制及三司議其事謂可推行以助邊費故有是命初韓琦安撫陝西嘗言陝西產鐵甚廣可鑄錢無用於是葉清臣從仲容議鑄當十錢翰林學士承旨丁度奏曰漢之五

銖唐之開元及國朝錢法輕重小大最爲折中歷代更改法雖精密不能期年即復改鑄議者欲繩以峻法革其盜鑄昔漢變錢幣盜鑄死者數十萬唐鑄乾元及重輪乾元錢錢幣輕重嚴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可畸用舊錢不出新錢愈輕則糧芻增價臣嘗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錢立契代鬻背在京西有彊盜殺人取其幣衣直不過數百錢盜鑄之利不啻數倍復有湖山絕處兇魁嘯聚鑪冶日滋居則鑄錢急則爲盜民間銅鉛之器悉爲大錢何以禁止乎

本志云軍興陝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

鑄錢按實錄乃鑄鐵錢與本志不同當考孫沔奏乞罷

鑄大錢當刪附

慶歷八年六月初陝西軍興移用不足知商州皮仲容康定元年十二月始獻議采洛陽縣紅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鑄錢既而陝西都轉運使張奎慶歷元年五月奎為陝西都轉運知永興軍范雍慶歷元年五月雍知永興兼轉運事請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奎等又請因晉州積錢鑄小錢元年九月及奎徙河東二年十月又鑄大鐵錢于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以助關中軍費未幾三司奏罷河東鑄錢而陝西復采儀州竹炎嶺黃銅置博濟監鑄大錢按實錄在四年朝廷因敕江

南鑄大銅錢而江池饒虢州又鑄小鐵錢悉輦致關中江池饒三州見元年十一月虢州未見當時范竟所識數州錢雜行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一以故民間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踴公私患之于是奎復奏晉澤石三州及威勝軍貫錄去在五年日鑄小鐵錢獨留用河東而河東鐵錢既行盜鑄錢者獲利十之六錢輕貨重其患如陝西言者皆以爲不便知并州鄭戩六年二月戩知并州請河東鑄錢且以二當銅錢一行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罷官爐日鑄但行舊錢知澤州李昭遘六年四月昭遘知澤州亦言河東民燒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盜鑄者不可詰而北人亦能鑄鐵錢以易並邊銅錢而去所

害尤大朝廷嘗遣魚周詢四年三月歐陽修四年四月分察兩路錢利害又數命官議正月己酉四月甲午是月翰林學士張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楊察與三司使葉清臣先上陝西錢議曰六月乙未關中用大錢本以縣官取利太多致姦人盜鑄其用日輕比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始增直于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乃受虧損之實害救獘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儀商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又言姦人所以不鑄小鐵錢者以鑄大銅錢得利厚而官必不禁若鑄大銅錢無利又將鑄小鐵錢以亂法請以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既而又請七月辛丑河東小鐵錢如陝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鑪朝廷皆施用

其言自是姦人稍無利猶未能絶濫錢也其後詔商州罷鑄青黃銅錢皇祐二年二月又令陝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一當二嘉祐四年二月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于資用類多咨怨久之始定

實録于六月乙未載陝西議七月辛丑載河東議今從本志并書之此月末

置交子務

天聖元年十一月戊午初蜀民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後富者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大中祥符末薛田為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榷其出入久不報冦瑊守蜀遂乞廢交子不復用會瑊

去而田代之詔田與轉運使張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議廢交子不復用則貿易非便但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又詔梓州路提點刑獄官與田若谷共議田等議如前於是詔從其請置益州交子務

實録食貨志皆云寇瑊請官置交子務按薛田附傳正傳則置交子務乃田為轉運使時所請瑊守蜀始用田議然成都記載此事特詳瑊議蓋欲官司但不用交子而田議始終皆欲禁私造官為主之今置務從田請瑊無與也實録附傳正傳食貨志俱誤矣

慶歷二年九月祕閣校理孫甫嘗監益州交子務轉運使以偽造交子多犯法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偽造鐵錢可

以私鑄有犯私鑄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害廢大利交子卒不廢　熙寧二年閏十一月壬寅條例司言西京左藏庫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交子本司詳交子之法用于成都府路人以為便今河東公私苦運鐵錢勞費宜試如遵裕等議行交子之法仍令轉運司舉官置務從之　四年正月庚戌詔陝西已行交子其罷永興軍置鹽鈔場　三月戊子上已假上召二府對資政殿出陝西轉運使奏慶州軍亂示之上深以用兵為憂文彥博因言行交子不便上曰行交子誠非得已若素有法制財用既足則自不須此今未能然是以急難不能無有不得已之事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

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彊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彥博曰務要人推行耳安石曰若務要人推行則須搜舉材者而糾罷軟偷惰不奉法令之人除去之如此則人心豈無不悅

四月癸亥罷陝西見行交子法

四年正月庚戌注陝西都漕沈起奏行交子法見四月八日罷時三月三日文彥博所言可參考食貨志云四年詔交子法行于陝西而罷市鈔或論其不便復如初

六年五月丁卯成都府路轉運使言嘉邛州罷鑄錢累年民間見錢闕乏乞下三司詳度減半鑄與交子相權從之

仍令轉運使歲終具所鑄錢數比較本息以聞　七年九月癸丑提舉永興秦鳳路交子宋迪制置永興秦鳳路交子乙卯制置永興秦鳳路交子司封郎中宋迪奪兩官勒停初迪來稟事于三司而從者遺火于鹽鐵之廢廳遂燔三司故迪坐免　八年正月丁巳權永興軍路轉運司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聚錢致遠然不積錢爲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號郡耀紅崖清遠鐵以所取極廣苟即冶更鑄折二錢歲除工費外可得百萬緡爲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可始乞委公弼總制管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六

仁宗皇帝

塘水

明道二年三月塘水東起滄州界拒海岸黑龍港西至乾寧軍沒永濟河合破船淀滿淀灰淀為一水衡廣百三十里縱九十里至百三十里其深五尺東起乾寧軍西至信安軍永濟渠為一水西合鵝巢淀陳人淀燕丹淀大光淀為一水衡廣一百二十里縱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餘或六尺東起信安軍永濟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淀得勝淀下光淀小蘭淀李子淀大蘭淀為一水衡廣七十里縱十里或六里其深六尺或七尺東北起霸州莫金口西

南至安軍父母砦合量料淀爲一水衡廣二十七里縱八里其深六尺覇州至保定軍並塘岸水最淺故咸平景德中胡馬劍河北以覇州保定軍爲歸路東南起保定軍西至北雄州合一百三十淀黑羊淀小蓮花淀爲一水衡廣六十里縱二十五里或十五里其深八尺或九尺東起雄州西至順安軍合大蓮花淀洛陽淀牛横淀康池淀疇淀白羊淀爲一水衡廣七十里縱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東起順安軍邊呉淀西至保州合齊女淀宜子淀勞淀爲一水衡廣三十餘里縱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起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至沈苑河爲塘衡廣二十里或十里其深五尺淺或三尺曰沈苑泊自

保州西合雞距泉嘗為稻田方衡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自何承矩以黄懋為判官始置屯田築堤儲水為阻固其後益增廣之凡並邊諸河若滹沱苑永濟等河皆滙于塘天聖已後相循而不廢仍領于緣邊屯田司而當職之吏各從其所見或曰有甲兵將兵在敵來何所事塘自邊吳淀西望長城口尚百餘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通敵騎馳突得此路足矣塘雖距海亦為無用夫以無用之塘而廢可耕之田則邊穀貴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廣以息民為根本或者則曰河朔幅員二千里地地平而無險阻賊從西方入放兵大掠由東方而歸我嬰城之不暇其何以禦之自邊吳淀至泥姑海口綿亘七州軍屈曲九百里

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渡也東有所阻則甲兵之備可以專力于其西矣孰為無益論者自是分為兩岐而朝廷以敵人忽荒無常故終不可以廢也元年八月忻州團練使劉平自雄州徙知成德軍是日壬午奏曰臣嚮為沿邊安撫使與安撫都監劉志求見嘗陳備邊之畧臣今從真定路由順安安肅保定州界自邊吳淀望趙曠州長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東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竊恨聖朝七十餘年守邊之臣何可勝數皆不能為朝廷預設深溝高壘以為扼塞臣聞太宗皇帝朝嘗有建請方田者今契丹國多事兵荒相繼我衆以引水植稻為名開方田隨田塍四面穿溝渠縱橫一丈深二丈

鱗次交解兩溝間屈曲為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鮑河徐河雞距泉分注溝中地高則用水車汲引灌溉甚便頗以劉志知廣信軍與楊懷敏共主其事數載之後必有成績遂容勅平與懷敏漸建方田懷敏時為西路緣邊巡檢都監也侍禁劉宗言又奏請種木于西山之麓以法榆塞云可以限敵騎也

此段取本志附見劉平自雄州徙成徳乃去年八月丙辰其奏疏則據會要在此年三月十七日會要云明道三年三月十七日知成徳劉平言安肅廣信軍并保州各相去三十里其間平原廣野乞自保州以西如稻畦掘作方田每年漸次開展乞口安西路緣邊都監楊懷

敏相度可否建置方田必有成績詔令懷敏漸次興置

方田仍令劉平嘗切照管

寶元元年十一月己未河北屯田司言欲于石椽口導水添河水以注緣邊塘泊請免所經民田稅從之時歲旱塘水涸知雄州葛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深乃壅界河水注之塘後如故　慶歷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使致書求關南十縣且曰營作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于猜嫌慮難敦于信睦四月復書曰營築堤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繕防豈蘊猜嫌以虧信睦其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朝塘濼何為者哉一葦可杭投箠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

土豪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地以養兵上問王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誇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且祖宗所以限寇敵也上深然之 七月契丹使議和好約兩界河淀已前開畝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後各不添展其見堤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之量差兵夫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 五年七月初與契丹約罷廣兩界塘淀約既定朝廷重生事自是每邊臣言利害雖聽許必戒之以毋張皇使敵有詞而葛懷敏獨治塘益急是月懷敏察奏曰前轉運使張邈開七級口泄塘水臣已亟塞之知順安軍劉宗言開五門幞頭港下赤大渦柳林口漳河水不使入塘

臣已復通之令注白羊淀矣邈宗言朋黨沮事如此不譴誅無以懲後詔從懷敏奏自今有妄乞改水名者重責之

修水洛城

慶歷三年九月甲子陝西路經畧安撫招討使鄭戩言德順軍生户大王家族亢寧等以水洛城來獻若就其地築城可得蕃兵三五萬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賊實爲封疆之利從之　十二月辛丑陝西宣撫使韓琦言請令下陝西四路部署司涇原路經畧司且并力修葺逐處未了城寨其水洛城向去别奏聽旨　四年正月戊辰詔陝西四路都部署司涇原經畧司罷修水洛城從宣撫司韓琦奏請也然劉滬時已與役鄭戩又遣著作佐郎董士廉將兵助

之矣　三月甲戌命監鐵副使戶部員外郎魚周詢宮苑使周惟德往陝西同都轉運使程戡相度鑄錢及修水洛城利害以聞先是韓琦以修水洛城為不便奏罷之鄭戩固請終役琦還是陝西四路都部署戩既改知永興又極言城水洛之便役不可罷命劉滬董士廉督役如故知渭州尹洙及涇原副都部署狄青相繼論列以為脩城有害無利議者紛紛不決故遣周詢行視戩初命涇京都監許遷將兵為修城之援及戩罷統四路洙亟召遷還又檄滬士廉罷役且召滬士廉蕃部皆遮士廉等請自備財力修城滬士廉亦以屬戶既集官物無所付又恐違蕃部意別生變日增版築趣役洙再召之不從洙亟命瓦亭

寨都監張忠往代滬又不受洙怒命青領兵巡邊追滬士廉欲以違節度斬之青械二人送德順軍獄時周詢等猶未至也蕃部遂驚擾爭燒積聚殺吏民爲亂又詔周詢等訴周詢等具奏詔釋滬士廉令卒城之

據尹洙乞與鄭戩下獄狀劉滬董士廉先送順德軍獄後有旨送邠州獄又覆奏李京劉子狀士廉繫獄二十餘日但不知是何月日耳

參知政事范仲淹言涇原路走馬承受趙正奏內殿崇班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被狀青械送司理院竊緣此二人元稟四路都部署節制往修水洛城即非是二人擅興及四路罷後本路部署司抽下軍馬其人即合依稟罷修不

合堅執拒抗臣料其情蓋本人在彼相殺得功降下周回蕃部又已下手修築城寨懼見中輟之後本路責見其經畫不當故以死抗拒一面修興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始末可見非有他意況劉滬是沿邊有名將佐最有戰功國家且須愛惜不可輕棄恐狄青因怒輒行軍法則邊上將佐必皆銜怨謂國家負此有勞之臣人人解體誰肯竭力邊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即非將佐亦將一例械勘蓋狄青麤人未知朝廷事理萬一二人被戮遂家骨肉必來訴于闕下亦更多有臣寮上言奏須聖聽雖知將帥得行軍法即非用兵進退之際有違節制自是因爭利害致犯帥威昔陳湯矯詔命以破虜王濬違節制以下吳皆釋罪封

俟以勸將列伏望聖慈特遣中使乘驛往彼委魚周詢周
惟德取勘劉滬所犯因依情罪聞奏仍送邠州拘管聽候
朝旨一則惜得二人不至因公被戮二則惜得狄青尹洙
免被二家骨肉稱冤致訟倘允臣所奏事可兩全彰陛下
保庇邊將之恩使武臣效死以報聖德　四月丙申諫官
孫甫言畧曰滬本以一方利害初稟朝廷之命領千餘兵
在數萬生蕃中亦嘗戰鬬殺獲而終使之服屬亦其勇畧
之可尚也今以主將之言而罪之不惟勞臣不勸其招來
蕃部得不驚懼乎雖然狄青為一道帥下有不從令而朝
廷釋之青不無怏怏口心況今之將臣如青之材勇者不
可多得此固難處置惟朝廷兩全之　余靖言畧曰今為

朝廷計當切責滬罪而推恩恕之使其城守責以後効仍
詔青等共體此意滬等所築之城業已就將軍既因之矣
恕之令其自守此邊鄙安危之計非私于滬倘有緩急通
其策應勿以謀之異同幸其有急而不救也仍乞不候奏
到滬等公案特與疎放無使羌戎因此疑惑

此據余靖諫章附見實録無有也

丁酉歐陽修言近遣魚周詢定奪利害臣謂宜命一中使
令周詢諭狄青曰滬城水洛非擅役衆蓋初有所稟且築
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
加罪今不欲直釋滬以挫卿之威宜自釋之後若出師臨
陣而違節制者自當以軍法從事然後又諭滬曰汝違大

將命自合有罪今以汝城水洛有功故使青赦爾責爾口事以自贖俟城成則又戒青不可幸其失城以逞偏見如此則水洛之利可固蕃户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也　庚子知永興軍鄭戩言尹洙使狄青帶領兵馬趨德順軍追攝知水洛城劉滬及本司勾當公事董士廉枷項送獄稱洙累令住修水洛城不稟節制緣臣昨移永興軍被詔令一面興修已移文報洙洙等既知築城已就又聞朝廷專委魚周詢定奪更難以利害自陳便欲圖口滬等一旦用兵擒脅下獄必恐蕃漢人民驚潰互相讐殺別生邊患惟深察之　始狄青械劉滬董士廉送德順軍獄尋有詔移邠州既而釋

二人令往水洛城訖役須勘到罪狀别聽旨　丙辰諫官
歐陽修言近差魚周詢等相度脩水洛城如聞蕃族見狄
青械繫魚周詢等因致驚口今周詢却將滄往以此可見
滄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以知水洛之為利而不欲廢
之非滄守之不可然滄與狄青尹洙難共了此事臣謂不
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私劉滄尚慮議者謂不可因滄而動
一大將今但移尹洙而不動狄青若洙更以恩從他路即
不是因滄而屈大將矣如此則于洙無損于滄得全其功
于邊防之體無不便三者皆獲其利否則有害　五月先
是鄭戩奏脩水洛城已令韓琦不與商量琦言臣思臣係
臨事多避形迹致賞罰間或有差悞因退思之臣任西邊

及再任宣撫首尾五年只在涇原秦鳳兩路於水洛城事比他人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復事形迹則是臣偷安不忠有怢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誅戮輒陳所見利害凡十三條大略言水洛左右皆小小種落不屬大朝今奪取其地於彼置城于元昊未有所損于邊亦無益一也緣邊禁軍弓箭手連年借債修葺城寨尚未完備今又修此城堡大小六七計須二年方可得成物力轉見勞弊二也將來修城上件城堡計須分屯正軍不下五千人所要糧草並須入中和糴所費不小三也自來涇原秦鳳兩路通進援兵只爲未知得儀州黄石河路所以議者多欲修水洛城一帶城寨自近歲修城黄若河路秦鳳兵往涇原

並從腹內經過逐城程有驛舍糧草石救静邊寨亢水洛
城遠程若救鎮戎德順軍比水洛却近一程今水洛勞費
如此又多蹊處比于黃石河腹內之路遠近所較不多四
也陝西四路自來只為城寨大多分却兵勢每路正兵不
下七八萬人及守城寨之外不過三萬人涇原秦鳳兩路
更分兵守水洛一帶城寨則兵勢单弱兼元昊每來入寇
不下十餘萬人若分三四千人于山外静邊口山堡以來
出没則兩路援兵自然阻絕其城寨內兵力单弱必不敢
出城不過自守而已如此枉費功力于臨事一無所濟況
自來諸路援兵極不過五六千人至萬人作節次前來只
是張得虛聲若先為賊扼其來路必應援不及若自黃石

河路則賊隔隴山不能鈔截五也自隴州入秦州由故關路山阪隘險行兩日方至清水縣清水北十里則床穰寨自清水又行山路兩日方至秦州由此觀之秦州遠在隴關之外最爲孤絕其東路限隔水洛城一帶生户道路不通秦州恃之以爲籬障只倚西路三都公一帶賊馬來路今來開水洛城一帶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漸有人烟耕種蕃部等更不敢當道住坐姦細之人易來窺覘賊若探知此路平快將來入寇分一道兵自床穰寨扼斷故關及水洛則援兵斷絕秦州必危所以秦州人聞官中開道皆有憂慮之言不可不知六也涇原路沿邊土地原爲膏腴自來常有弓箭手家人及内地浮浪之人詣城寨官員求先

剌手背候有空閒土地標占謂之强人此輩只要官中添置城寨奪得蕃部土地耕種又無分毫租税緩急西賊入寇則和家逃入内地事過之後却來首身所以人數雖多希得其力又商賈之徒各務求屬于新城内射地土居住取便與蕃部交易昨來劉滬下唱和修城之人盡是此輩于官中未是有益七也涇原一路重兵皆在渭州自渭州至水洛城凡六程若將來西賊以兵圍脅水洛城日夕告急部署司不可不救少發兵則不能前進多發兵則與前來葛懐敏救定州寨覆没大軍事體一般所以涇原路患在添置城寨者一恐分却兵馬二恐救應轉難八也議者言修水洛城不惟通兩路援兵亦要彈壓彼處一帶蕃部

緣涇原秦鳳兩路除熟户外其生户有蹉鶻谷者連谷必利城臈家城鵕梟城古渭州龕谷洮河蘭州疊宕州連宗哥青唐城一帶種類莫知其數然族帳分散不相君長故不能為中國之患又謂元昊為草賊素相仇讐不肯服從今水洛城乃其一也朝廷若欲開拓邊境須待西北無事財力强盛之時當今取之實為無用九也今修水洛城本要通兩路之兵其隴城州等大寨須藉秦鳳差人修置今秦州文彦博累有論奏稱其不便顯是妨礙亦合勳移十也凡邊上臣僚圖實効者特務選舉將校訓練兵馬修完城寨安集蕃漢以俻寇之至而已貪功之人則不然惟務興事求賞不思國計故昨來鄭戩差許遷等部領兵馬修

城又差走馬承受奏知徼作都大照管名目若修城功畢
則皆得轉官酬奬之人不期與尹洙狄青所見不同遂至
中輟希望轉官皆不如意今若水洛城復修則隴州城等
又須相繼與築其逐處所差官員將校人人只望事了轉
官豈肯更慮國家向去兵馬糧草之費十一也昨者涇原
路抽回許遷等兵馬之時只築得數百步例各二尺以來
其劉滬兇恃鄭戩輕視本路主帥一面興工不止及至差
官交割又不聽從此狄青等所以收捉送禁奏告朝廷令
來若以滬全無過犯只是狄青尹洙可罪乃是全不計修
水洛城經入利害只聽鄭戩等爭氣加誣則邊上使臣自
此節制不行大害軍事十二也陝西四路惟涇原一路所

寄尤重蓋川原平闊賊路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經畧之任近西界賊遣人議和自楊守素回後又經月等殺無消息環慶等路不住有賊馬入界侵掠今已五月去防秋不遠西人數計大未可量朝廷當獎厲逐路帥臣預作支吾今乃欲以偏裨不受節制爲無過而却加罪主帥實見事體未順十三也詔劉與魚周詢程戡等而周詢及戡已先具奏修城之便且言水洛城今欲畢工惟女墻未完棄之誠可惜宜遂令訖役乃詔戡等卒城之丁卯遣内殿崇班陳惟信往涇原路催修水洛城

韓琦十三條據司馬光紀聞琦稱今已五月必是五月初所言而五月六日丁卯已遣陳惟信往涇原催修城

盖魚周詢程戩等先言修城之利奏到在琦言後一二日間故朝廷雖以琦言劄付魚周詢等及周詢等奏到即從其請遣帷信催修城也記聞稱五月十六日詔戩等卒城水洛豈誤以初六日為十六日今改之

六月癸卯改新知渭州孫沔復知慶州新知慶州尹洙知晉州始朝廷欲卒城水洛故令洙與沔易任沔以病辭乃别從洙于是渭州闕守詔委狄青諫官余靖言涇原在陜西最為重地雖范仲淹不敢獨當豈青麤暴所能專任章凡四上尋有詔從青權并代部署　甲辰涇原路經畧安撫司言修水洛城畢　庚戌淮南都轉運按察使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王素為刑部郎中涇原路安撫經畧使

兼知渭州　七月壬申賜修水洛城禁軍及弓箭手緡錢
乙酉降渭州西路巡檢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劉滬爲東頭
供奉官著作佐郎新知口口縣董士廉罰銅八斤朝廷班
一使滬士廉卒城水洛仍以滬權水洛城主終坐違本路
帥命故責及之八月辛丑右正言直集賢院知晉州尹洙
爲上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舊制諫官御史補外無
待闕者洙自慶移晉會前守未滿歲有旨令洙待闕洙心
疑鄭戩諧已奏乞與戩供下御史獄辯水洛事且言戩交
結走馬承受參知微于是遷秩改命而所乞竟不從　戊
中陝西都轉運按察使天章閣待制程戡言昨遣三司鹽
鐵副使魚周詢宮苑使周惟德與臣同體量與修水洛城

臣等昨離永興軍日涇原部署狄青已部領軍馬至德順軍仍令閤門祇候崔宣指揮使謝能等領軍馬就水洛城收捉劉滬董士廉欲誣以違節制斬之賴滬等不敢抗對由是止械送司理院初令本軍監酒周頌訖劾又差平涼知縣李元規代頌面受其意不謂朝廷遣魚周詢周惟德來劉滬等生得出獄自後臣奉旨帶劉滬董士廉再往與篆臣以蕃部疑變乃慮狄青尹洙等破壞此城無以就功眾聞朝廷續差內殿崇班陳惟信令臣與狄青應副與修今幸滬等城水洛已就而蕃部帖然其初本路兵馬鈐轄高繼元著作郎石輅大理寺丞李仲昌等皆贊謀狄青謂水洛不便今既共事其如一黨之人自懷疑忌兼聞既成

之後猶欲力遂前非石輅雖已殺此繼元仲昌多陰戲計書務在間諜今除王素知渭州未必不為關亂雖水洛城不足惜柰何扇動藩部棄去漢土不惟為異類報怨兼欲將徼臣稔過臣所操心粗能知分雖城百水洛固非臣邀功掠美之地乞候王素過京師特賜宣諭此事庶到邊不為群小所惑其高繼元李仲昌乞早移別路一差遣不爾阻撓邊事必起後虞詔推并代部署狄青為惠州團練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涇原部署

青自涇原推并代當在六月十三日以後朝廷不欲令青沮劉滬也但實錄不詳耳水洛既城劉滬又責官涇原已別命帥則青可復還特書此亦足見朝廷委曲任

人之意云

五年三月董士廉詣闕訟水洛城事輔臣多主之韓琦不自安懇求補外　七年五月水洛城都監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劉滬卒其弟淵將護喪東歸居人遮道號泣請留葬水洛立相城隅歲時祀之經畧司言熟户蕃官牛奘廸等願得滬子弟主其城乃復命滬弟淳為水洛城都監　皇祐二年正月戊寅涇原經畧司言自修德順軍水洛城底石門堡而生户蕃族多出內附請遞補職名仍月給俸錢使為熟户以扞邊從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六